

植根中国土壤 描绘可治理民主蓝图

# 让民主归位

杨光斌 著

Delimiting  
Democrac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elimiting  
Democracy

# 让民主归位

杨光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民主归位/杨光斌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0-20167-2

I. ①让… II. ①杨… III. ①民主-文集 IV. ①D0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918 号



让民主归位

杨光斌 著

Rang Minzhu Guiwe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8.6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4 000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让民主归位》自序 Delimiting  
Democracy

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状况堪称“理论的贫困”，具体而言就是：民主的观念特别发达，民主的口号特别多，但是民主理论的原创性研究特别少。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形成了很多令人尴尬的民主“迷思”。人们呼唤民主，但是民主的到来又给很多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到底是为什么？民主化是平等化的产物，但是民主化的到来为什么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的“多数暴政”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早发达国家而常见于后发的民主国家？为什么西式民主即党争民主在少数国家运行得不错而在大多数转型国家灾难频发？为什么选举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果？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带来民主而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则带来专制？中国不能搞党争民主，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政治？“N个为什么”，都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迷思”。

近年来本人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试图来回答这些“迷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主观上努力接近故事的真相，为此我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不是流星式的一闪而过，而是恒星式的持续关注，并且形成了一个民主问题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我们的研究受到很多学界同仁的热情鼓励，积极肯定，当然也少不了学术争议。

思想性研究和发现自然会传导到社会和媒体，他们是新生事物最敏锐的捕捉者。敢为天下先的四川人的《党政研究》对我的民主理论系列研究发表了长达3万字的专访，走在学术思想前沿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就国家转型与民主治理问题进行了对话式专访，广受思想界喜爱的思想性网站共识网邀请我就“西式民主的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做了在线访谈，共识网编辑惊叹如此专门的理论访谈竟有那么大的访问量。在此要表达歉意的是，因为本人时间的限制以及学术定位的考虑，国内外许多媒体的约稿和采访都未能答应。

本书的内容除了三次长篇专访，其他的是关于民主理论或者与民主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治理问题的政治评论。这些评论大多发表在《环球时报》、《人民论坛》、《北京日报》和共识网。政治评论可短可长，短的千字，长的上万字，比如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的评论实际上是从历时和共时的双向维度对转型国家现状的长篇解读，而对十八大之后政治发展的预判也不是千字文能说清楚的。

本书的政治评论部分都是我近两年的作品。政治评论的时效性很强，但是为了反映本人当时的思想状态，出版时仍保持了原貌。时过境迁，一些预判性的评论经受住了考验，比如《党的十八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一文发表在十八大开幕的当天上午，今天再回头看看，除文中个别地方判断有出入外，当初关于中国政治走向的几大预判，大致无误。

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研究，无论是以学术讨论还是政治批评的面目出现，最终的指向都应该是建设国家，这是政治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本着这样的“天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历史和比较政治研究而对既有民主理论的反思、批判，目的是探讨如何建设好中国的民主政治，因此在本书的结语部分提出了一个抛砖引玉的命题：“民本主义民主与中国的未来”。

本书秉承复杂性的中道立场。民主的复杂性意味着必须抛去二元对立的简约论。比较历史、比较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更偏好中道立场，而不是基于简约论的纯粹乐观情绪的表达或悲观观念的宣泄。我发现国内比较政治研究的同仁基本上都持中庸至上的民主观。我希望，无论是民主的簇拥者还是民主的诅骂者，读完此书之后都能停下来想一想。当然，我也深知思想界的境况，既有屁股决定脑袋的，也有成见导致偏见的。偏见导致偏激，而偏激是观察政治或搞政治的大忌。以成见、偏见看中国政治，没有不错的，这就是西方学界在预判中国前途问题上从来没有对过的原因。

西方人错了，难道中国人拿西方人的某个理论、某个概念来对照中国就能正确？何况是在最复杂的民主问题上。更何况西式民主即党争民主已经给那么多非西方国家带来灾难！对此，我强烈推荐偏激者读一读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说，他既认为作为社会平等化产物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要把民主当做宗教信仰，又提出“社会暴政”概念，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反民主的。这就是我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或者“民主悖论”。深刻性理论必然是复杂的，而复杂性理论必然是多面的，甚至看上去彼此之间有些张力。世界发展到今天，那种流行于冷战时期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对立简约论思维方式，早该丢在爪哇国了！

有几家大的出版社联系过我，希望普及我的民主研究成果，为我出版民主方面的大众化读物。在此特别感谢这些出版机构的热心，但最后还是交由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人大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教授是我的老师辈朋友，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博士则是我的学生辈朋友，他们的思想远见和专业水平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合作起来自由而方便。人大出版社除了出版我的两本教科书《政治学导论》（第4版）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2版），还出版了我的三本学术论文集，其中《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首印数千册很快就销完重印了，我被告知这是出版史上的新鲜事儿，学术论文集很少有重印的，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本书是大众化学术作品，把我的民主理论研究以对话和政治评论的方式呈现出来，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不管其专业为何，都能很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关于民主的“科普”读物。但是，另一方面，“民主”问题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更多的是人群之间的利益政治。既然如此，学者关于“政治”的见解并不一定比大众更高明。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经历让我体悟到，民间有大智慧。亚里士多德有言：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的“技术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即智慧。学者比一般大众固然多一些专业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中也有智慧，但并不必然比大众更有智慧。智慧不是读几本书能习得的，经历、见识让人更添智慧，所谓实践出真知。所以，最后并非套话，欢迎读者就本书中的问题批评指正。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 909 室

2014 年 7 月 25 日



目录 Delimiting  
Democracy

第一章 治理民主：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进程 // 001

第二章 国家转型与民主治理 // 053

第三章 西式民主的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 083

第四章 民主理论与民主化 // 125

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 127

民主的变种与世界未来大势 // 135

民主化过程必伴随冲突甚至流血 // 160

埃及民主挫败的“政治命理学” // 164

西式民主的泰国之殇 // 168

宪法法院：守护民主还是反民主？ // 177

乌克兰：一个被民族民主主义撕裂的国家 // 180

台湾民主是怎么玩砸的 // 183

香港：民主面纱下的族群主义 // 189

第五章 民主与国家治理 // 195

党的十八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 // 197

理解当下改革：分权化改革为什么伴随着中央集权？ // 214

第三波改革其实没那么难 // 227

改革开放就是一种民主化过程 // 232

解决社会不公正的“国家”之道 //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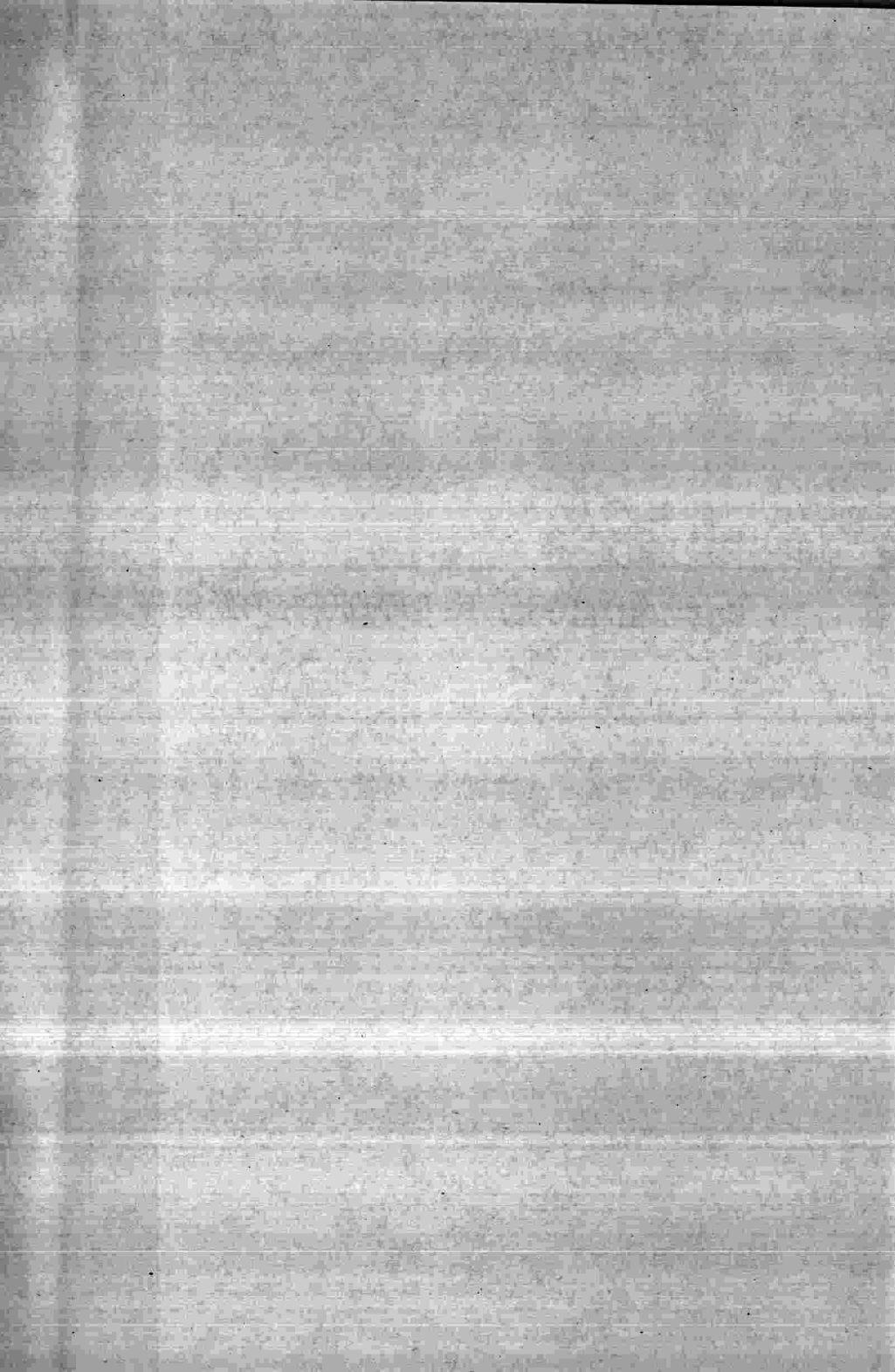
建设中的“治理民主” // 242

引领时代的话语权 // 245

第六章 结语：“民本主义民主”与中国的未来 // 255

第一章 治理民主：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进程

Delimiting  
Democracy



## 治理民主：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进程

——对话杨光斌教授的民主问题研究

杨光斌 石本惠\*

**编者按：**“民主”是中国政治实践和思想界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概念和观念，但是流行的民主观念却不是以中国学术界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的，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实践上的制度形式因为在既定民主理论中没有表述而不认为是民主的，结果便是政治上的妄自菲薄。本访谈围绕杨光斌教授近年来关于民主理论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而展开。在民主观念上，杨光斌主张低调的民主观，对高调民主口号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审视。对于流行的“竞争性选举”的历史分析和语言哲学解读会让读者对选举与政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更审慎的认识；在认识论上，杨光斌教授认为民主等于竞争性选举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战争的产物，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民主观，而自政治学产生以来，判断政体的一

---

\* 石本惠，《党政研究》特约编审。

一个重要标准是政体之间的近似性。看问题的角度变了，结论也就不一样了。谈到自由民主理论的种种问题，绕不开的是在中国流行的公民社会理论，对此杨光斌教授主张社会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社会自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既有好也有坏。正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其在实践中导致了“无效的民主”甚至国家失败。对此，不同于西方思想界关于民主化挫败的理解，杨光斌教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关于民主的同质性条件理论，并从国家建设角度提出了“民主形式之间的词典式关系”即民主的正方向：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之所以问题重重，就在于其反方向性。理论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比较政治发展的普遍化的制度形式，杨光斌教授提出了超越自由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我们相信，杨光斌教授的民主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其中有关见解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是这种原创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是中国所急需的。

**石本惠：**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发表了一系列民主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时政评论，那么我们首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您如何评价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

**杨光斌：**从200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算起，我已经连续写了9篇民主理论方面的论文，每篇论文都在2万字左右，其他的8篇是《早发

达国家政治发展次序问题》、《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民主观：二元对立或近似值》、《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理论建构、历史比较与政策选择》、《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治理的质量》、《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民主与世界政治冲突》、《民主化成败的国家建设理论解释》。个别论文尚未发表，我们就主要就这些研究聊聊吧，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感想。

基于对中国思想界的观察和自己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我把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简单地概括为两种落差，也可以说是“一高一低，一多一少”：民主观念的普及度非常高，民主制度的实施度相对低；民主的口号非常多，民主理论研究非常少。

我认为，在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世界性的普遍主义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这是第一个张力。就民主观念的普及而言，一般国家都不及中国，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毛泽东的革命，就是在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大旗下走过来的，因此一般老百姓都认同民主观念。但是，若问他们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又极具实用理性，大多数人会说走自己的路，学者和官方的数据都能证明这一点。其实，中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中国的民主实践形式有待充实和完善，即民主制度实施度相对低。

与发达的民主观念相对应的是，中国思想界的民主口号

特别多、特别发达、特别流行，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这说明中国人对民主的期待是高调的，而非务实的低调的民主。这也是主张“幽暗意识”的张灏先生晚年反思自己对民主认识的结果，即从青年时期的卢梭式激进高调转向晚年的密尔式务实低调，他认为只有低调的民主观才能最终把民主留住。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知识分子总是很理想主义很浪漫主义因而也很激进主义。

民主口号的盛行源于民主理论的原创性研究太少。看看国内的民主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西方理论阶段，原创性研究很少，因此人们总是跳不出既有的民主观念，也不管其对中国是否管用。如果民主理论的研究深化了、细致了，口号式民主就没有市场了，没有以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口号具有想当然性。政治口号的主要功能是搞革命或运动，民主政治建设不是用运动能解决的，不再需要“文革”式的政治口号。

民主理论研究的缺失必然导致第二个张力：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即贫困的理论难以解释丰富的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实践上有一些既定的民主理论难以解释的东西，它们可能具有民主属性，但是在既定的民主理论上没有被表述，因而也不被视为民主实践。结果，一些人就认为，在实践上不符合既定理论的，就是有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关



于普通百姓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信任度问题的实证调查，第一次抽样调查发现信任度特别高，结果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想象，于是做了第二次、第三次问卷设计和调查，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我们北大的同行开始反思了，是不是一些知识精英太自大，自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大众的看法？但是中国知识精英确实是重要的，其观念对也好、错也罢，都曾在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想说的是，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此，实践上干得还不错，观念上却不自信，自认为错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今天，很多人还认为中国的实践不符合自己接受的理论和观念而提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到底是中国的实践错了，还是自己的观念出了问题？不得不说，教条主义不但有传统的“左”的，也有来自右的，即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迷信。民主理论上的迷信尤其明显。

**石本惠：**“一高一低，一多一少”的概括很有意思，两对张力的分析很犀利，直击中国的思想现状，应该也触及一些人的灵魂深处。高调的民主观和民主口号在中国确实很常见，但是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有什么问题吗？

**杨光斌：**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这样说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这样的口号在理论上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大大简单化了，在实践上也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张力。